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6/16/Add.1
27 February 1996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3

会议工作安排

特别报告员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先生按照
委员会第1995/90号决议提交的关于布隆迪
人权情况的第一个报告

增 编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10	3
一、总的形势.....	11 - 47	4
A. 序 言.....	11 - 19	4
B. 政府瘫痪.....	20 - 25	7
C. 司法机关的偏向和松懈.....	26 - 30	8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D. 军队和治安部队面临的挑战.....	31 - 37	9
E. 布隆迪经济的瘫痪.....	38 - 41	11
F. 民主化进程被拖延.....	42 - 47	11
二、意 见.....	48 - 56	12
三、建 议.....	57 - 72	14
A. 国家行动.....	58	14
B. 国际行动.....	59 - 72	15

导 言

1. 本文件是布隆迪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按照人权委员会第1995/90号决议将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交的报告(E/CN.4/1996/16)的增编。本增编概述了从1995年11月1日至1996年2月15日这一时期布隆迪危机情况的主要特点。特别报告员保留在晚些时候重新审查或更深入研究在其报告和增编中所提出某些问题的机会。

2. 本增编第一章介绍了布隆迪总的形势；第二章是特别报告员的意见；第三章和最后一章是他的建议。

3. 布隆迪目前情况的非常多变的政治背景和围绕着该国的严重危机促使特别报告员于1996年1月9日至16日对该国进行了第二次访问，目的是继续进行在1995年6月至7月他第一次访问时和布隆迪当局与民众开始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4. 他在1995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中向布隆迪当局表示了他的意图，1995年12月20日布隆迪当局对他的信作出了肯定答复。

5. 在布隆迪逗留期间，特别报告员与最高政治、行政、司法、军事和宗教当局进行了会谈。他还和刚到达的秘书长驻布隆迪新代表、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代表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及其驻布隆迪国际观察团(国际观察团)特别代表一起会见了各国驻布隆迪外交使团负责人。特别报告员还和国际调查委员会在布隆迪的成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首席代表、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布隆迪各种公民协会的成员交换了意见。

6. 特别报告员要感谢布隆迪当局在他整个访问期间对他表现的友好和为便利其旅行和保证其安全给予的特殊照顾以及对外关系与合作部礼宾司顾问的帮助。

7.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驻布琼布拉办事处做了出色的工作，为他对布隆迪的第二次访问作了无可挑剔的准备并为他安排了与布隆迪当局和民众的多次接触，对此，特别报告员表示赞赏。其访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为此作出的安排和提供的有效指导；在从第一任特别代表离任的1995年10月10日到其继任者到达的1995年12月底这一期间，代理特别代表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布隆迪形势的发展情况。特别报告员深切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给他的亲切欢迎以及其办事处在他第二次访问布隆迪期间所提供的一切便利。

8. 在布琼布拉的一个收容所，特别报告员访问了约翰牧师。该牧师自1946年以来一直在管理这个位于卡曼戈区市郊的收容所，目前，收容所向主要是由于1995

年6月布隆迪军队采取的疏散行动而逃到该地区的约6000至7000名胡图族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他还乘直升飞机到穆里姆夫亚省和基特加省与当地民政和军事当局、国际观察团代表以及混居在一个居住区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居民进行了会谈。在基特加，特别报告员访问了该城的监狱以及距离设在政府办公地点的国际观察团总部不远的图西族难民营。他和6位社区行政官员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他们向他详细介绍了本地区的人权情况。他还注意到当天该城市及其市场的正常活跃情况。

9. 在访问出发前夕和接受完任务以后，即1996年1月8日和17日，特别报告员在日内瓦会见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他谈了他的期望和对情况的估计。在从布隆迪返回的途中，1月17日上午他在布鲁塞尔作了停留，应他的请求会见了比利时外交部长、他的内阁议长及其最亲密的同事。1996年1月18日，特别报告员在日内瓦参加了欧洲联盟成员国代表的一个特别会议，并举行了一次驻联合国记者招待会。同一天，他还参加了布隆迪、卢旺达和扎伊尔三国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联合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就该地区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并确定相互合作的领域。1996年1月19日，特别报告员到达纽约，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然后会见了一些记者。

10. 随后，在欧洲讲学期间，特别报告员参加了1996年2月8日由中非基督教协商会议安排举行的关于布隆迪情况和联合计划会议的一次圆桌会议，并会见了非洲人权观察组织的负责人。他还参加了联合国新闻中心1996年2月16日在伦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及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几次电台和电视台采访。他还利用在伦敦的短暂停留会见了国际警信协会的代表。

一、总的形势

A. 序言

11.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自1995年6月至7月他第一次访问以来布隆迪的紧张局势明显加剧。坚持种族灭绝思想的武装集团和极端主义政治力量在全国加紧了对军事和民用目标的攻击，造成首都布琼布拉在几个月中经常断水断电，使劳动阶级居住区的居民日常生活越来越困难。布隆迪到处给人一种不安全感，这种情况由于首都的非常紧张的气氛变得更严重。在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被提请注意保护少数青年联盟(保护少数联盟)散发的一些传单；这是一个和“战无不胜”等极端主义的图西族青年集团相联系的组织，它号召布琼布拉的居民造反，发起一个新的“死

城”行动，把胡图族的共和国总统赶下台。布隆迪当局则公开承认，该国处于战争状态，必须通过战斗赢得战争，象共和国总统和总理在新年致词中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在共同的战斗中作出牺牲”。

12.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访问期间进行的会谈普遍证实了他的印象：在过去6个月中，1995年3月开始的暴力升级在全国一直在继续，可想而知，侵犯人权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军队和“袭击者”或武装集团的频繁冲突不断造成许多妇女、儿童和老人伤亡。只是在1995年10月底至11月底这一期间，看来就有1,500人死亡。在1995年全年，估计死亡人数高达10,000至15,000人。

13. 据报道，布隆迪的冲突形势使该国640万人口中约有60万成为受害者，他们不是沦为难民，就是成为流离失所者或四散逃亡。¹ 约有20万布隆迪难民显然是住在外国。另外，估计在布隆迪境内还有20万流离失所者。据报道，在1993年和1994年期间，为逃避由恩达达耶总统被谋杀引起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家园。据估计，自1993年10月以来，有10万多人被打死。在图西和胡图社区中都曾发生的这种对平民的屠杀很显然仍在继续。看来，由于这种屠杀或惧怕新的屠杀，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逃离家园。²

14. 据报告，1995年11月和12月，布隆迪又恢复了紧张局势，特别报告员对此深切关注。据报道，11月6日，在通往Cibitoke的公路上，红十字会的一辆汽车受到袭击，在此过程中，一名当地雇员被打死。据称，11月14日，在 Rural Bujumbura省的 Gasarara，由于军队和武装集团的冲突，约有450名胡图族平民丧生。据报道，1995年12月6日，在布琼布拉和Ijenda 之间，一辆运载着一名伤兵及其两个战友的比利时红十字会救护车受到一些“袭击者”的伏击；这一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同一天，一些武装集团向布琼布拉的三个地区发起攻击，其中包括 Mutanga-nord，图西族和胡图族上层人士的一个居住区。据说，在军队将“袭击者”赶走之前，有几所胡图人的房屋被烧毁；然后，军队在临近的居民区继续行动。据说，只是在Sororezo居民区，就有80至270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据报道，在这些袭击之后，居住在这些居住区的约1,500人逃到Kiriri，聚集在离共和国总统府不远的统一纪念碑周围。据说，几天以后他们被军队驱散。

15. 最后，1995年12月14日，在Gitega一些非政府组织代表的住所中至少有10颗手榴弹被引爆，另一次手榴弹爆炸使为国际反饥饿行动组织(反饥饿组织)工作的两名侨民受伤。在此之后，特别报告员得知，许多非政府组织停止了活动并撤到布琼布拉或内罗毕，而一些机构，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会则决定暂时停止在布隆迪的活动。

16. 然而，特别报告员在其实际访问过程中和后来的1996年1月下半月得知，情况再一次变得比较平静，全国的水电供应情况有所改善，因而使经济、工业和商业活动情况有所好转。

17.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访问布隆迪期间非常遗憾地发现在和其任务有关的某些重要问题方面很少或没有取得进展。在政治方面，除了布隆迪民主阵线(民主阵线)和全国进步联盟(进步联盟)最近为争取在议会中对话谨小慎微的迈出一些步骤以外，忠实于这两个主要议会政党的一些派别很明显还没有脱离另外一些政治集团或协会的极端主义活动。

18. 同样的权力关系也表现在政府中，该国的两支主要力量很少进行协商，因而加重了整个政府机器的停滞和瘫痪状态，从而影响到全国各种机构，使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的不断对抗和缺少合作清楚地表明了其相互关系。然而，特别报告员在结束访问时和后来的几周中得知，在总统和总理办公室的工作关系方面有某些改善的迹象，这可能使将来的更有效合作有些希望。图西族少数在司法、军队、教育或经济以及总理办公室等关键执行部门继续把持权力，没有和胡图多数的伙伴实际分享主要权力。从两个社区中轮换选定官员担任部长之下从属职务的作法取决于有关部长的政治和种族关系，这种情况则加重了政府的低效率，而不是促进双方的相互谅解。相反，这种状态造成的紧张关系使人失望，对布隆迪的未来是不祥之兆，特别是在胡图社区中和本身就有不安全感的图西族上层人士之中。所有这些紧张关系的最终结果是使该国两个社区在争取摆脱目前的危机时不能受到被迫需要的民主影响。

19. 特别报告员认为，从本质上来说，使布隆迪分裂的冲突是种族对抗掩盖下的社会政治冲突。布隆迪当局目前在全国各省开展的和平运动是一种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了它与平民重新进行对话的愿望，平民往往被操纵，他们无法参与有关自己的政治决策，他们是军队中某些人的过火行动或“袭击者”或武装集团犯罪行为的主要受害者。然而，决不能让这一运动蒙蔽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一个事实，即：对目前的危机负有主要责任的人正是在布琼布拉的权力机构中，解决危机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进步联盟和民主阵线两党的代表应当呼吁停止他们所任意玩弄的捉迷藏游戏，这种游戏往往是通过其他人，一些小政党进行的，其中一些和各种极端主义集团有联系。

B. 政府瘫痪

20. 抛开表面现象，进步联盟和民主阵线两党参加政府既没有产生真正的一致行动，也没有实现名副其实的共同存在。每个部的职位在该国两个主要种族群体之间的分配使政府日益失去作用，直接威胁到政府的可靠性和存在。虽然1994年9月10日在联合国主持下该国的各主要政治力量缔结的《统治权协定》应当是共同存在的基础，但双方很快就把共同存在解释为仅仅是分配职位的一种机制，而不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层实现真正分享权力的途径。因此，在执行这一协定的指导原则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

21. 同时，由于在一些政府关键职位上没有民主阵线的代表，授予共和国和议会的权力的实际范围也就相应缩小，总统和议会对图西族上层人士把持的政府关键部门所推行的政策无法有效控制。另外，一些部长不过是徒有其名，对分配给他们的活动方面的决策仍然没有影响力。

22. 在各政党的高层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不正常现象。在民主阵线中，在高级职位上的图西族代表现在更少。民主阵线的一些议会成员已离开该国去加入全国保卫民主委员会的行列(保卫民主会)，很多胡图族极端主义分子是这一组织的成员。

23.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访问布隆迪期间得知，进步联盟和民主阵线的成员已经不再把1994年9月10日的《统治权协定》看作可靠的准则，其作用不过是为两个对立党派提供争斗的依据。他认为，根据《统治权协定》所建立机构之所有十分脆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反对党派的参加，如“Inkinzo”、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联盟(民经社发联盟)、布隆迪非洲安全联盟(布非安全联盟)、争取权利和发展全国联盟(权利和发展联盟)和人民和解党(和解党)。这些政党虽然在议会中没有代表，但对《协定》持批评态度，其作用好比是一个屏幕，在这屏幕之后，各极端主义集团可对国家政治舞台进行干预。

24. 特别报告员感到宽慰的是，在他访问结束时曾在布琼布拉有过体验、由上述党派在1995年底要求替换共和国总统失败以后发起的“死城”行动以及 SOJEDEM 等极端主义集团发出的罢工命令最终并没有能够通过暴力颠覆国家，Gitega和Ngozi地区的局势仍然平静，尽管1996年1月15日曾发生罢工。在离开布隆迪之前，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布隆迪当局的坚定决心，在首都各主要道路沿线布置了大量军队。但是，这些事态的发展是否标志着布隆迪政治生活的真正转折点，还是仅仅是一种拖延行动，这仍然需要拭目以待。

25. 另一方面，特别报告员感到不安的是，听说同一个当局大概在2月10日释

放了SOJEDEM 的主席和全国中学教职员协会(教职员协会)的主席,他们是号召推翻共和国总统的许多传单的作者,在1月中被捕,然后被拘留在布琼布拉的 Mpimba 中央监狱。他希望,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布隆迪司法当局打算放弃对破坏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非非法传单的散发者采取适当法律行动。特别报告员另外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在同一时期被软禁的人民和解党主席和民经社发联盟主席在SOJEDEM主席被释放之前两天恢复了行动自由。他还强调指出,这些情况和对SOJEDEM向宪法法院所提出申诉的考虑有密切关系,该法院必须在短时间内对根据1994年9月的《协定》指定共和国总统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作出决定。

C. 司法机关的偏向和松懈

26. 在过去6个月中,布隆迪司法系统发挥作用的情况很少有改善。据特别报告员了解,被迫失踪和任意逮捕和监禁的事件显著增加。在1995年6月底至11月底这一期间,据说全国被捕人数从4,586人增加到5,586人。显然,这些被拘留者中只有903人受过某种形式的审判,而6月底是796人。因此,看来受审判的人数所占百分比保持稳定,甚至稍有下降,从17.5%下降到16.6%。

27. 据说,在Gitega监狱中关押的735人绝大多数是胡图族,在另外一个地点单独关押的28名妇女及其9名年幼子女的情况也是如此。据称,属于其他种族的妇女在被捕之后很快被释放。特别报告员还和在1993年10月的事件之后被捕的4名胡图族社区领导人和教师进行了谈话,其中至少对两人的逮捕没有逮捕令,这些人自那时起一直被单独监禁,没有受过任何审讯或审判。

28. 另外据说,在本增编所涉时期曾发生一些可能是伪装的越狱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一些令人难堪的证人或曾参加谋杀纳达达耶总统的一些人的失踪和肉体上的消灭。根据在国家电台上广播的一项公报,1995年12月27-28日夜间,关押在Mpimba监狱中两名非现役军官和两名士兵在企图逃跑时被狱吏开枪打死。据说,其中1人被辨明为谋杀纳达达耶总统的一嫌疑犯。不用说,这些犯人的证词对在布隆迪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会非常有用。

2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议会经过9个月的讨论仍没有通过关于在每个省设立一个刑事法庭,即在全国共设立15个法庭的提案,政府决定只在布琼布拉、Gitega和Ngozi分别设立一个法庭,这些法庭定于1996年1月开始工作。司法人员有446名,其中包括381名法官和65名政府检察官,多数是图西人,看来这些人员仍然在民事法院主要是处理胡图人的案件,极少处理刑事案件。特别报告员认为,由于图西人的这种

优势，不论有关法官多么公正和具有能力，也不能使其他社区的成员相信布隆迪司法机关的独立和公正。而且法官们往往缺少办公室、打字机和行使职能所必要的基本文件，如宪法或民法和刑法。另外，布隆迪全国司法界只有23名律师为被告提供辩护，而且这些被告无法得到法律援助。特别报告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平审判的条件毫无保证，适当程序在布隆迪只是虚设的。

30. 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些刑事法庭对等待审查的积压案件的影响仍然会微乎其微。以目前的效率，要处理完所有未决案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反过来，这种情况也会降低司法机关在全国和平和民主进程中的作用。紧迫需要司法机关认识到它在这方面的责任。据说，布隆迪律师协会已经和几个外国律师协会取得联系，请求进行专家评估和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另见E/CN.4/1996/16,第147段)。

D. 军队和治安部队面临的挑战

31. 关于治安部队的人数，军队只有约10,000人(不是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中所表明的30,000人)，其中包括3,000至5,000名宪兵和警察(见E/CN.4/1996/16,第29和33段)，特别报告员不想怀疑国防部长、其参谋人员及其高级军官是否意识到布隆迪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也不想怀疑他们对影响全国的罪恶活动的分析能力。但是，他严重怀疑中央指挥机关的命令对实地军事行动是否有真正的作用。他不知道高级指挥机关在作出行动决定时在多大程度上明显愿意考虑到目前情况的新挑战，军队在现场时常和反叛的胡图人发生对抗。

32. 特别报告员认为，尽管国防部表示有保证，军队和治安部队高级指挥机关毫无疑问很难控制军队的整个指挥系统，特别是在某些省份。国防部向他提供的关于在1993年10月和1995年12月期间对307名军人采取惩罚行动的情况就是证明，这些人犯下了各种严重罪行，包括参加1993年的未遂政变以及过度使用武力、谋杀或企图谋杀、盗窃武器或强迫失踪等。

33.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深切关注的是，在布隆迪军队和武装集团发生冲突之后，好象几乎没有俘虏，也很少有伤员。另外，他还注意到并感到遗憾的是，布隆迪的武装集团和“袭击者”在国内战争中不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原则和规则；另外，他还震惊的发现，布隆迪正规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也不遵守众所周知并在军队中教授的同样一些原则和规则。布隆迪早在1971年就成为(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1993年成为(1977年)《日内瓦公约》的两项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³ 因此，没有俘虏这一情况使特别报告员怀疑，尽管在过去10年中红十字会一直在对布隆

迪武装部队进行耐心的教育工作，肆意违反上述基本规则而有计划消灭所有战斗人员仍然是普遍做法；1993年10月的事件之后，在这方面，通过话剧，为教育战场上的军人作出了特别持久的努力。

34.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在和分别属于该国两个种族的一些人员谈话时特别震惊地得知，每一方都谴责对方连妇女、儿童和老人也不放过，或者将他们当作抵挡进攻的人墙，或者屠杀他们以发泄残存的世代积怨。‘他最坚定地谴责任何一方的这种态度，并坚决要求在军队和“袭击者”或武装集团的对抗中尊重平民的生命权和身体完整权。

35.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上面提到的总部人员在把布隆迪年轻军人或宪兵的招募范围扩大到全国各省份所有人口方面没有取得显著进展，没有采取任何实际可行的办法。然而，他也注意到，在全国116个社区定期举行招募竞争考试，但近些年来，军人和警察职业对年轻人已经有些失去吸引力，这特别是因为现在普遍存在的内战气氛，也是因为全国的教育设施分布非常不均衡，使儿童不能上完小学，或继续上中学。另外，希望从事军人职业的胡图族年轻人在军队中很少有晋升希望，因为图西族军人一般会先于他们晋升到高级职务。最后，与伴随着该国民民主化的开始而产生的其他职业的前景相比，军队看来极少有竞争力。

36. 特别报告员感到十分惊异的是，他在第一个报告(E/CN.4/1996/16, 第36段)中曾提到其成立的，在总理领导之下负责协调治安和国防部队的秘书长办事处在该国当前的形势下竟然尚未全面开始工作，其组成也不均衡。

37. 最后，特别报告员认为，绝对必要的是，国防部立即采取措施以解决布隆迪军队和治安部队的任务混淆不清以及军队和警察或治安部队活动程序混乱的问题。尽管国防部否认，但宪兵事实上至今仍被看作只是布隆迪武装部队的分支。宪兵开始时先在军队中服役六、七年，然后被分配到公共秩序或治安部队执行新的任务，很明显，没有为在城市或农村地区执行维持秩序的民事任务做好准备。据说，他们采取打仗的办法执行任务，这种办法用来保卫边界是正确的，但在多数情况下是被用来对付非武装平民；他们惯于采用镇压、“扫荡”、威慑或所谓解除某一居住区居民的武装以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紧张和恐怖气氛。特别报告员认为，布隆迪当局早就应该考虑建立一个在司法机关辅助下的主要负责公共秩序和治安工作的民事机构，其任务应明显不同于布隆迪军队。同时，这种公共秩序和治安部队人员的招募范围也应当是全国各地区和布隆迪所有人口，以便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见E/CN.4/1996/16, 第33至35和157段)。

E. 布隆迪经济的瘫痪

38. 布隆迪的经济和财政资源正在丧失殆尽。主要工业缺少电力,据说,如果不是已经停止运转,也只是勉强开工。据特别报告员了解,国库中只有六个月的周转余额,其中两个月的资金已被用来购买最近开始发电的两台大型发电机。一些经济界人士承认,布隆迪的生产设施受到严重影响。各省和农村的不安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打乱了正常的农业周期,使农业产量和国家的商业活动下降到危险程度。据报道,布隆迪的主要粮食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口的食物需要。在1994和1995年期间,咖啡等经济作物的产量下降了一半,从35,000吨或40,000吨下降到20,000吨。

39. 已经很混乱的布隆迪社会加上这种不安全气氛使匆忙进行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很难实现,社会发展已经失去方向,使传统结构所能提供的补救办法丧失了效力。另外,布隆迪的逐步分裂也影响到民族,其中许多民族几个世纪以来已习惯于居住在一起,现在看来他们已成为各派极端主义集团的人质或被相互矛盾的官方宣言搅得人心混乱。

40. 另外,据说布隆迪公民从银行撤出的存款已经约相当于银行资金的40%。据说,布隆迪已处在经济和财政崩溃的边缘,不久将没有能力向政府工作人员和士兵支付报酬。据报道,世界银行已拒绝向布隆迪提供进一步财政援助,除非该国政府彻底改变目前的政策。而且,据说只有布鲁塞尔的一家银行从事与布隆迪的换汇业务,而三家瑞士大商业银行已暂时中断与布隆迪银行的业务关系。

41. 和一些经济界人士的接触给特别报告员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们表示决心充分参加自己国家的经济管理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建立各党派之间的积极对话关系,从而加强和平、全国和解和民主。他特别赞赏与其谈话者的开诚布公和他们对布隆迪关键问题的深刻理解,他们拒绝参加两大种族集团的互相诋毁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F. 民主化进程被拖延

42. 如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个报告(E/CN.4/1996/16,第37至43段)中所说,民主化在布隆迪仍在进行,尽管由于普遍不安全和经济问题情况十分困难,那些努力争取和平与和解、消除种族紧张关系的人时刻面临着危险。

43. 议员的处境仍然很危险,尽管议会联盟曾努力使布隆迪当局注意到它为之进行干预的那些人的悲惨命运,提醒布隆迪当局有义务保护该国的民主机构。在特

别报告员访问期间有确切消息表明, 1995年约有10名议员被谋杀, 其中一些人的亲属还被骚扰或杀害, 他们的房屋被搜查或烧毁。据说, 还有一些议员因受重伤而险些丧生, 或经常受到死亡威胁。

44. 在布隆迪大学, 特别报告员能够肯定, 新的学校当局为改善学校气氛、鼓励胡图族学生回校上课或参加考试、限制校园中的争论和保证学校房产的安全采取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 虽然进行了一些正式调查, 特别报告员仍遗憾的注意到, 没有对1995年6月杀人事件负有责任的学生采取任何行政措施, 既没有将他们开除, 也没有保证他们不再在自己的房间中私藏武器。

45. 当地人权和发展组织与妇女、青年和教会组织共同向一切邪恶作斗争, 保护最弱者, 动员所有力量以解决危机, 并采取具体措施不加区别地援助全国的受害者。妇女协会的代表在和特别报告员进行谈话的过程中表现了她们在处理布隆迪危机方面的成熟和决心并指出了在家庭和社会范围内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给特别报告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相反, 他注意到人权组织受危机的影响更大, 在联合其成员采取共同行动方面遇到了困难。

46. 这里, 特别报告员要感谢人权联盟为协助他编写第一个报告作出的反应和提出的意见, 他认真阅读了所提供的资料。在未来对布隆迪的访问中, 他愿意继续和该联盟对话。他还注意到在他第二次访问布隆迪时全国进步联盟党公开作出的各种反应。

47. 关于1995年12月29日在布琼布拉公布的布隆迪基本问题全国辩论筹备工作技术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报告员向其主要作者及其助手表示热烈祝贺, 他们做出了高质量的工作, 在报告中作出了中肯和准确的评估, 提出了具体建议, 概述了全国辩论的前景, 并为进行辩论拟订了时间表。特别报告员诚恳地希望, 这一值得赞赏的综合准备工作将使布隆迪所有民主力量能够为全国和所有布隆迪人积极和平静地探索共存与合作的新方式。

二、意见

48. 特别报告员不能不重申他的第一个报告最后意见的主旨。布隆迪仍然面临着相当大的危险, 该国的形势随时都可能爆炸, 给布隆迪人民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 使人口在其边界内外不易控制地大规模流动, 最后失去控制或使整个大湖地区陷入混乱, 这肯定既不符合非洲的利益, 也不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如果任这种自然发展, 就是无视与此直接有关的各方的责任: 布隆迪人、非洲人-特别是布隆迪邻

国的统治者-欧洲人、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各方。

49. 国际社会对特别报告员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提到的杀人如麻、尸骨成山的情况还要容忍多久?面临布隆迪600万人口中已有50多万人成为受害者、流离失所者和被驱散者或难民这一情况,它还要等待多久?国际社会不能再允许布隆迪军队或治安部队中的某些人以及一些反叛集团-为数约几百或几千人-继续不受惩罚地对非武装群众制造恐怖,选择妇女、儿童或老人作为受害者,有时甚至避开耳目用刺刀或砍刀将他们杀害。

50. 至于布隆迪是否可能发生种族灭绝的问题,由于客观存在着卢旺达的例子,不应当问什么时候会发生。首先,没有证据表明在布隆迪同样的条件下会再次发生卢旺达那样的事件;其次,目前布隆迪的主要情况是在全国反叛者和军队的某些单位都接连不断的故意犯罪,布隆迪的两个主要种族都因此而受害。在布隆迪,叫作消耗性种族灭绝可能比较合适,由于缺少对因为两个种族的紧张关系、争夺权力、军队和武装集团之间的冲突或双方的相互报复而死伤的战斗人员和平民人数的精确统计,对其规模的估计可能不那么准确。

51. 特别报告员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现在急需再一次积极行动起来,为解决布隆迪的各种问题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他在他的建议中将提到这些问题。在这方面,虽然他最近注意到在联合国指导机构中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使他不能不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欧洲联盟在提供已承诺的向布隆迪派遣第一批五名人权观察员所需资金方面行动迟缓,尽管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欧洲委员会早在1996年1月9日就签署了有关协议。

52.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派遣观察员方面的任何拖延都会使欧洲联盟失去参与布隆迪的和平和和解进程的机会。由于在其第一个报告和本增编中已经详细谈到的各种原因,布隆迪正处在经济和社会灾难的边缘。国际社会必须统一观点,并按照他所负有的责任采取行动。

53. 在这方面,在布隆迪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的一些欧洲国家在那里显然仍具有很大影响,这种情况使它们负有特殊责任,它们应当说服布隆迪当局立即制止在一些地区或农村的疏散过程中对居民的杀害、屠杀或使他们流离失所的行为。这些国家也有责任进行干预,制止甚至惩罚“袭击者”或武装集团的罪行,否则,它们就可能被指责为故意不负责任,或默许这些行为。

54. 同时,特别报告员向布隆迪当局重申,他希望继续已经和许多经常很诚恳和积极的政府代表开始的建设性对话。但是,他要明确地告诫他们布隆迪的形势有失去控制的实际严重危险,这是因为暴力行为普遍存在,犯罪行为继续不受惩罚,没

有任何名副其实的正义,所谓民主只是允许各种极端主义思想普遍存在。造成这种发展趋势的原因还包括:成千上万的儿童和青年人被排除在外或不能参加的教育和培训制度,由于被忽视几乎陷入崩溃的经济使布隆迪人民越来越贫穷,为了不论是哪一方的少数人的利益故意保持的内战气氛,这种气氛则是违反布隆迪人民实现和平与和解的真正愿望的。只要图西族上层人物继续坚持拒绝接受最近历史上的某些教训,不承认冲突的意识形态外衣下掩盖着社会经济矛盾的实质,拒绝与多数公平分享政治权力和国家经济资源,特别报告员认为,处在空前经济灾难边缘的布隆迪就很难保持生存。

55. 特别报告员重申坚信,布隆迪如果不驱除过去的阴影,不使和1993年的未遂政变、第一位民主选举总统的被谋杀以及随后的大屠杀有关的所有事实大白于天下,它就没有希望。虽然布隆迪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正在以很大的决心和勇气执行这一任务,但特别报告员要指出,影响到司法的瘫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法系统本身与布隆迪普遍存在的暴力和无法无天气氛有密切关系,不断受到布隆迪军队、治安部队或武装集团罪行的煽动。

56. 最后,特别报告员急切建议重新审查、甚至重新起用布隆迪社会几个世纪以来经过艰苦努力发展起来的某些冲突解决机制,例如Ubushingantahe和Bashingantahe,⁵这可以在真正有可能进行调解、抑制情绪和控制紧张关系的基础上解决居住区、部门或城区的许多当地矛盾,从而为全国和解开辟道路。

三、建议

57.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访问布隆迪之后希望提出一些建议以补充在第一个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A. 国家行动

58. 除在第一个报告中已经建议采取的措施以外,特别报告员强烈促请布隆迪当局:

- (a) 公开向布隆迪军队和治安部队重申,政府绝不再容忍即决或法外处决,被迫失踪、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和有辱人格或不人道待遇;
- (b) 通过发布适当命令不断提醒军队和治安部队代表注意他们必须遵守的基本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准则;

- (c) 区分赋予军队和治安部队的任务，明确双方的不同责任：扩大军队和治安的招募和培训范围，使布隆迪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都能参与，从而能公平代表全国各省份；
- (d) 进行不可缺少的布隆迪司法制度改革，从而使所有等待审判的被拘留者都能按照国家立法和现行国际准则受到审判，使已知的屠杀、杀人或其它暴行的犯罪者受到起诉、逮捕和审判；
- (e) 恢复对布隆迪司法制度的信心，例如，通过重新研究和启动 Ubushingantahe 和 Bashingantahe 这两个传统机构；
- (f) 改革小学和中学教育以使布隆迪社会各阶层的所有儿童和青年人有机会上小学、中学或技术学校和大学；
- (g) 积极采取措施制止武器在布隆迪的泛滥和贸易，制定严格限制武器使用的法律；
- (h) 在官方讲话中避免使用煽动暴力和种族仇恨的语言，避免宣传战争是解决布隆迪各种问题的唯一途径的思想；
- (i) 打击布隆迪上层人物、政党、军队和治安部队以武力为手段获得权力的任何企图；
- (j) 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报刊和其它新闻媒介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其行为有利于加强而不是破坏布隆迪正在进行的民主化；
- (k) 按照技术委员会1995年12月底公布的报告加紧进行全国辩论，吸取有助于真正和有效执行1994年的《统治权协定》的教训，同意按照1993年6月公民投票的结果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
- (l) 采取必要措施，特别是在人权事务中心的支持下，发展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全国性机构和基础结构；
- (m) 支持，特别是在人权事务中心的协助下，发展地方和全国非政府组织以及新闻媒介的工作能力，其目的特别是要在布隆迪全国促进形成一种人权、和解与和平的气氛；
- (n) 采取措施，特别是在人权事务中心的帮助下，将人权教育列入布隆迪军队和治安部队以及教育部的培训纲领。

B. 国际行动

59. 国际社会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向布隆迪当局明确无误地表示，它绝不能

再容忍布隆迪目前的悲惨情况继续下去。如果布隆迪当局对此听而不闻,或这一表示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结果,国际社会保留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对布隆迪采取适当措施或制裁的权力。

60. 因此,在布隆迪或其它地方的国际社会起主导作用者,即受委托的国家、欧洲联盟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国家、联合国秘书长、他的特使或代表和安全理事会、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在布琼布拉的办事处,以及在布隆迪工作的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在当地活动的国际非政府援助组织或人权机构就解决目前困扰布隆迪的所有问题的一项协调和全面的战略迅速达成协议,同时,时刻不忘布隆迪人民目前所遭受的痛苦和尽早结束这种情况的重要性。

61. 这种战略必须确保得到布隆迪当局,特别是共和国总统、总理和他的政府以及武装力量的支持,以便帮助它们恢复法制,与该国的民主机构行动完全一致。在执行这一战略的过程中,要注意在布隆迪当局和国际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协约式的相互伙伴关系,并使其有助于实现对所有布隆迪人都有利的结果。

62. 另外,这一战略还要争取在国际社会和该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建立一种频繁的对话关系以便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暴力和战争解决各种分歧和矛盾。

63. 这一战略还要争取把进行上述对话和在布隆迪建立法制结合起来,并争取在布隆迪当局能提供在解决国民生活的各种问题方面所取得进展的可靠、显著和可核实证据的条件下争取恢复国际贷款和以重建布隆迪的经济和财政为重点的发展项目。

64. 在最近的将来,如果国际社会要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充分发挥作用,它就绝对必须加强在布隆迪的实际行动。这就是说,特别是要加强秘书长驻布隆迪特别代表办事处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布琼布拉办事处,向这两个机构派遣高水平的官员。在执行上述战略方面,两个办事处在各自领域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高兴地听说,欧洲联盟最近向布隆迪派遣了一名特使,他也将执行这项战略的过程中起到一种重要的联系作用。

65. 国际社会义务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立即向布隆迪派遣人权观察员,这件事已经拖延了几个月。鉴于目前形势,至少应当派遣100人,如果不能更多的话,以便记录和说明侵犯人权的情况,同时,通过他们在布隆迪所有社区的存在防止再次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特别报告员衷心希望,这些观察员的活动还会有助于确保人权事务中心布隆迪办事处能有效发挥作用,以及该中心所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对改善司法制度发挥更大的协同作用。他认为,还应当让布隆迪人把向现场派遣观察员看作国际社会为在布隆迪实现和平、全国和解和恢复正常生活承担义务的非常具体的表

现。布隆迪政府同意派遣和保护观察员必须是一个长久目标,而且是布隆迪和国际社会伙伴关系的保证之一。

66. 关于向现场派遣观察员,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安全,虽然在这方面我们很快就联想到其职能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国际社会在向现场实际部署观察员时应当考虑争取得到帮助,例如,非洲统一组织驻布隆迪观察团的军事人员的帮助,他们受到布隆迪人民的赞赏,同时总得来说也为军队所接受,观察员在行动时可由他们陪伴。如果这种合作得以发展,国际社会还应当承担义务大幅度扩充非统组织布隆迪观察团的人员,观察团现在只有67人,并向他们提供适当的后勤和通信设备,包括武器以使他们有能力抵挡包括重武器的进攻。到目前为止,非统组织布隆迪观察团每年花费100万美元雇用约40辆已经破旧的汽车。联合国秘书处,特别是维持和平行动司最好能考虑提供非统组织布隆迪观察团所急需的后勤支助,把即将结束的几个维持和平行动不久将不用的全部或部分设备分配给它。

67. 在大湖地区问题三位特别报告员会议(1996年1月18日至19日,日内瓦)上提出的建议之一关系到为他们根据联合国的任务所负责各国的人权行动适当提供资金。他们还认为,人权应当是联合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旨在布隆迪恢复和平的任何政治或外交战略都应当把促进和尊重人权放在高度优先地位。

68. 这一战略的最后组成部分要求显著加强秘书长最近指定的、于1995年10月中开始工作的布隆迪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使其能迅速执行任务。必须特别注意该委员会成员和出来作证的证人的安全以及为在适当地点储存所收集资料 and 进行系统分析所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

69. 显然,如果预期的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被不适当拖延,国际社会应当认真考虑建议将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布隆迪。

70. 在国际社会可以考虑的制裁中首先是限制布隆迪领导人、政党领袖及其亲属以及主张种族灭绝的知名反叛者到国外旅行。

71. 在国际调查委员会可以向国际社会建议采取的措施中有两项是:马上禁止向布隆迪出售和供应武器,不管收货人是谁,政府或叛乱分子都包括在内,冻结参与武器买卖的布隆迪人在欧洲或美洲银行的财产。

72. 最后,国际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放弃采取根据现有国际人权法律文书或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可以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依靠武力立即制止布隆迪的屠杀、和其它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受害者多数情况下是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布隆迪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布隆迪人民只希望在自己的牧场、棉田、咖啡和茶叶种植园平静地劳动,在自己的河流湖泊中打渔,发展自己的贸易和工业,以此求得

繁荣昌盛,也可能还希望在本国重新发现使胡图和图西两个民族的先人共同生活了多少世纪的共同的道德和价值观。

注

¹ 《世界概况》,1996年版。

² 《卢旺达和布隆迪,返回家园:谣言和现实》,大赦国际,国际秘书处,1996年2月20日,伦敦。

³ 但是,布隆迪没有就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1977年)第90条表明意图。

⁴ 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在其1995年11月的报告中说,在布隆迪,大量平民被作为武装行动屠杀的目标。在行动过火的情况下,死亡人数明显超过受伤人数,而在一般的武装冲突情况下,死亡人数和伤员之比据说是1比4。这些杀戮看来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因为受影响的大多数人和作为施加暴行借口的事件没有关系。受害者的年龄和性别证实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性质,据报道,受害者经常有许多人是儿童、妇女和老人。在这些杀戮中还必须加上对被作为特定目标的群体的大规模处决。

⁵ 一些布隆迪知识分子在1995年1月至3月号《非洲中心》杂志的第55-58页解释说,Ubushingantahe机构曾提倡一些价值观,如崇拜真理,经验和智慧、共同利益、正义和公平感,责任感、谨慎和言行一致以及坚持工作和自给自足。换言之,该机构是社会融合、秩序和控制冲突的一种因素,体现了保证社会融洽和稳定的一种行为准则。Bashingantahe则是社会和平的权威维护者。其职责是保持警惕,维护社会融洽,帮助和解与合作,保护个人和财产。在司法领域,Bashingantahe负责解决冲突,调查和裁决案件,解决诉讼,特别是关于土地或牲畜的诉讼,调解个人或家庭冲突,批准各种合同(婚姻、财产继承、销售、遗产)以及保证有关方面的安全和公平。